

孔子學說的真精神

田錦炯

「共匪」「批孔揚秦」必然失敗——

一、孔子學說以「仁」為中心內容

孔子為大成至聖，其學說思想的偉大，影響天下後世，誠無可倫比。在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中，夫子之道，一以貫之，「忠恕」而已。盡己之謂忠，推己及人之謂恕，亦即中心為忠，如心為恕，是皆以此心之「仁」為出發點，根本不能離開「仁」心的範疇，故或可謂夫子之道，一字以蔽之，「仁」而已矣。孔子學說實以「仁」為中心內容。我們明乎仁的意義與功用，當可窺見孔子學說的真價值與真精神。

什麼是仁？怎樣修己，怎樣行事，才能是仁？孔子論仁，雖因人而異，含意甚廣，但究其實「仁」乃人人本具之理，人人易行之事。正如孔子所言：「仁遠乎哉，我欲仁斯仁至矣。」效略述「仁」之要義如左：

(一)以衆人為對象——孔子說：「仁者人也」。故知孔子之論仁，一切以人生為本位，以衆人為對象。說文中以仁之一字，乃從人從二所構成，顯指二人以上對待之「衆人」，而非一個一個的「個人」。孔子學說，天下為公，救民救世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決不主張為

個人，為少數人，或為某一階級，而妨礙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生存。所以仁的宗旨，就在修明人與人間相互的關係，而定出社會行為的標準。如果離開了人，尤其脫離了衆人，所謂仁亦就無所寄托了。須知孔子學說，注重人生社會問題的解決，旨在發揮人的意義與價值。孔子雖然叫入「知天」「知命」「畏天命」，但他對於天命的談說，還是為的人事。中國傳統的「天人合一」哲學，是本乎人的立場，去觀察宇宙，效法天行的學。此與西方有些哲學家與宗教家，捨棄了人的本位，而專談「天」與「神」的觀念，截然不同。

(二)以愛人為要求——論語上說：「樊遲問仁，子曰愛人」。故仁就是愛人。愛人者，必須做到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以自己來衡量，推己及人，自己願意有的，亦要別人得到，自己不願意受的，亦不要施諸別人。此即孟子所謂惻隱之心，現在所謂之同情心。惟有人人發乎惻隱之心，同情之心，以愛人，助人，然後真能修明人與人間的關係，消除彼此間的鬥爭與衝突，以共達世界安和之域。

(三)以修己為根本——我們如何行仁以愛人呢？此非徒托空言，而必見之於行事。故中庸上說：

「力行近乎仁」。一切必須從自我實踐做起。孔子特別注重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。修身之道多端，如謂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，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動」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」。「仁者其言也訥」，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」，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」等等，均為修身行仁的規範。總括言之：孔子勉人要注意動機，要慎之於始，不可枉道求合，以違背天理，此即盡人事，聽天命。所謂「枉己者，未能直人者也」，「天道遠，人道邇，君子盡其在我者」。故人祇應盡其在我，不可以不正當的手段，期其必成，人本看自己良心盡了力量以後，即應聽天命，不可違背良心，強求成功。以此修己克己的功夫，才能達到行仁為仁的目的。

四以生存為依歸——國父創立「民生哲學」，為三民主義的基本原理。戴季陶先生在其「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」中說：「民生為宇宙大德之表現，仁愛為民生哲學之基礎」。故知仁愛是為了民生，人與人間之所以需要仁愛，就是為了求得人類共同圓滿的生存。這正像植物中的「桃仁」「杏仁」，仁即核，仁即生，有此仁核，故

能生長爲桃爲杏。宇宙間凡是麻木不仁的事物，那還有什麼生存、生活、生命之可言？

孔子以仁爲中心的偉大學說，以衆人爲對象，以修身爲起點，以愛人爲過程，以求達至人類生存之崇高目的。是皆本乎天理，發乎人情，根源於人性自然之流露，無待外力與勉強而致的。孟子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」「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，可運之掌上。」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運於掌」。孔子孟子同認仁乃人性中所固有，仁人會自動的自發的不計較利害的，去愛人救世，以求心之所安，以求圓滿的生存。此所以孔子學說深入人心，人人不可須臾而離，成爲天下後世思想與行動的準繩。

二、澄清對孔子學說不必要的誤解

在春秋戰國時期，諸子百家爭鳴，形成我國學術的黃金時代。直至漢武帝罷黜百家，定儒爲一尊，數千年來，孔子學說遂成爲我國思想的主流。有人認爲這完全是政治力量所造成的。歷代帝王利用孔子學說，以爲其統治壓迫的工具，亦由此阻礙了我國民主與科學的發展，陷於封建與貧弱，未能進入現代化國家之林。因此，高叫打倒孔家店，妄求全盤西化，反孔的思想與運動，此起彼伏，由來已久，不過演至近代共產匪徒的「文化大革命」與「批孔揚秦」尤其變本加厲而已。但是孔子學說，歷經數千年的考驗，成爲我國思想的正統，豈眞帝王政治力量所能長久控制？孔子主張之仁，在謀全社會全人類的利益。孔子

曾謂：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」。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。旨在各盡其人的本分，豈有絲毫爲專制帝王，爲資產階級服務之意，孔子集思想之大成，而爲時中之聖，決無偏頗不當之虞，故與民主、法治、科學，現代化社會國家的建設，不僅沒有一點抵觸，且有莫大的助益。試觀孔子「足食，足兵，「富之，教之」」「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備」」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」，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」等言論，可見他並不認爲祇要行仁政，民衆用木棍即可打敗強大的敵人。要國家安全富強，除善政外，還須要有精良的武備。他說：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」。故孔子對於爲政主張德刑並重，他固然強調「爲政以德」，但亦認爲苟刑罰不當，則人民將深受其害，孔子何嘗有祇知人治，而反對法治的觀念？孔子誠然提倡仁政與王道，但亦讚美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……如其仁，如其仁！」孔子並非祇知王道而鄙棄必要的霸業。孔子非如婦人照照之小仁，乃提倡救世愛人之大仁。故主張「唯仁者能愛人，能惡人」。決不姑息養奸，爲愛絕大多數的好人，則不惜痛惡少數害人的敗類，而出以誅除之手段。史載孔子爲魯國相，三日而誅少正卯，即可爲其行大仁的例證。至於孔子提倡「格物致知」的功夫，具見孔子注重科學的精神與方法。不過孔子以爲「盡物性」必須建於「盡人性」基礎之上的。應以人役物，而不可以物役人。書經謂：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」。蓋利用萬物須以正德修身爲根本，乃克厚民生

。否則僅知利用，而鄙棄正德，適足造成人類毀滅的悲劇。我們決不可誤解孔子不重科學，或反對科學。時至今日，更應確證，唯有發揚孔子盡人性以盡物性的主張，才能挽救核子戰爭的浩劫，享受科學文明的善果。所以孔子以仁爲中心的偉大學說，不偏不倚，允執厥中，能適應任何人、時、地、事的需要，萬古長明，有如衆星之拱北辰，不是任何勢力所可掩滅的。

三、共匪「批孔揚秦」的陰謀必然失敗

近年以來，共匪繼「文化大革命」之後肆意進行其「批孔揚秦」運動，究竟爲的是什麼？我們分析其陰謀所在，無非爲推行其共產極權暴政，欲以「批孔」剷除思想上的障礙，欲以「揚秦」找尋事實上的藉口，以利其繼續暴虐統治而已。大家都知道，共產主義邪說，是與我中華傳統文化及三民主義精神根本不相容的。是以孔子一切以「仁」爲中心，而共匪一切以「恨」爲出發；我們衆衆人爲對象，共匪則把所有人不當人，視人爲物，爲機械，完全否定人格的尊嚴與價值。我們以求發自內心的愛人，共匪則無所不用其極的恨人；我們注重修身爲本，必須以正當的動機和手段，求達正當的目的，而共匪則認定「革命無道德」，爲目的可不擇任何手段。歸根到底，我們一切是爲人類的生存，共匪的暴政，結果是民不聊生。共匪爲鞏固偽政權的統治，其「批孔」的作用，在於剷除思想上的障礙，以塞反共之源泉。至於「揚秦」的目的，謊言秦王勵行法

治，以致國家統一富強，圖使廣大人民受其欺騙，甘願長被宰割而無反抗。但欲以此緩和共匪內部矛盾敵對的危機，徒見其黔驢技窮，心勞日拙，何能挽救其必然的失敗！

為什麼我們能斷言其「批孔揚秦」的必然失敗呢？先就「批孔」言，孔子在各階層人士心目中崇高的地位，是永遠也批不倒的。共匪所批之孔，全是一派胡言，歪曲孔子的理論與事實，於孔子之真內容，真精神無關，人人均會作自我「良知」的判斷，決不致長久受共匪的愚弄。因為由上述可知「仁者人也」「仁者愛人」，行仁爲仁，在求人類之生存，故「仁」爲人人天性所固有。天下之人，皆願我愛人，也爲人所愛，非迫不得已，豈願我恨人，也爲人所恨，終日在殘忍鬥爭生活之中。孔子提倡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「入則孝，出則悌，汎愛衆，而親仁」，乃是發乎天理之必然與人性之自然，而非任何外鑠可致，亦非任何外在力量所可阻撓。是以共產匪徒之「非忠」「非孝」，反對舊道德，高叫「工人無祖國」，強教兒童唱「我不愛爸爸，我不愛媽媽」，採取種種毀滅人性與傳統文化的卑劣手段，事實證明是徹底無效的。孟子有言：「人莫不知愛其親也，敬其兄也」，「人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」。國父說：「民族思想，是根於天性」。又說：「民族主義，却不要什麼研究才會曉的，譬如一個人見着父母，總是認得，決不會

把它當作路人，也決不會把別人當作父母，民族主義，也是這樣，這是從種性發出來，人人都是一樣」。所以共匪愈批孔，愈反民族，反倫理。反仁政，愈不欲人民之生存。而人性不滅，天理長存，而人人愈覺國家、父母、兄弟、朋友之可愛，愈感孔子學說之不可須臾而離，人民爲求生存而共起抗暴，這不是必然的趨勢嗎？

談到「揚秦」的問題，共匪假說秦王統一天下而富強，是由於勵行法治，信奉韓非的學說，鄙棄了儒家的仁政與人治，故應爲今日之中國所效法。共匪自詡就是朝此方向而形成今日國內外之地位的。這種別具用心的說法，根本抹殺了歷史的真象。我們研討秦朝的史蹟，不難發現秦朝興衰的關鍵，並非行法治與否的問題，而是別有其諸方面的因素。我們不可誤認秦之能統一中國，是由於崇奉韓非思想，勵行法治所致。事實是秦並未重用韓非，且將其置之死地。秦亦並未實施法治，而祇是一種蠻武侵略，極權壓迫的「暴政」而已。因爲就「法治」的真義言：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，法律之內，人人自由，對於法律的製訂修正或廢止，均須本乎民意，循合法的途徑。而皆知「父老苦秦苛法久矣」的秦之「苛法」，實無一於此，乃全出於秦王一人的利害與好惡，以億萬人民爲魚肉，安得謂之爲「法治」？須知眞的法治與仁政，並不衝突，且爲仁政所不可缺，孔子學說，正是如此。我們絕不可視秦政爲

法治。以致誤解法治，反對法治。共匪「揚秦」的最大陰謀，就在假法治之名，以行其暴政之實。但是人人本其天賦的良知，與切身的體驗，皆知法治與暴政，如黑白之不能混淆，如東西之不能易位，國內外同胞，必一致爲宏揚法治消滅暴政而奮鬥。

四、我們應具的信心與努力

我們堅信孔子以仁爲中心的偉大學說，確是「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合於世界之潮流，適於人羣之需要」，故能歷劫而不磨。茲以孔子之「仁」對秦王之「暴」，善惡是非，有其客觀一定的標準，普天之下，人人孰不好「仁」惡「暴」，以「仁」爲善爲是，以「暴」爲惡爲非。今日共匪之「批孔揚秦」，乃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竟敢批孔之善，揚秦之惡，批孔之是，揚秦之非，以善爲惡，以非爲是，顛倒錯亂，違反人性生存原則，孰甚於此，其不滅亡何待！

國父手創三民主義，集合古今中外學說的精華，尤重中國儒家正統思想的發揚，誠爲我共復國建國的最高準繩。因此，我們相信積極宣揚孔子學說，復興中華文化，實踐三民主義，必能徹底消滅共產匪黨的邪說與暴政，我們更可斷言，共匪「批孔揚秦」的必然失敗，導致匪偽政權的完全崩潰，已爲期不遠了。